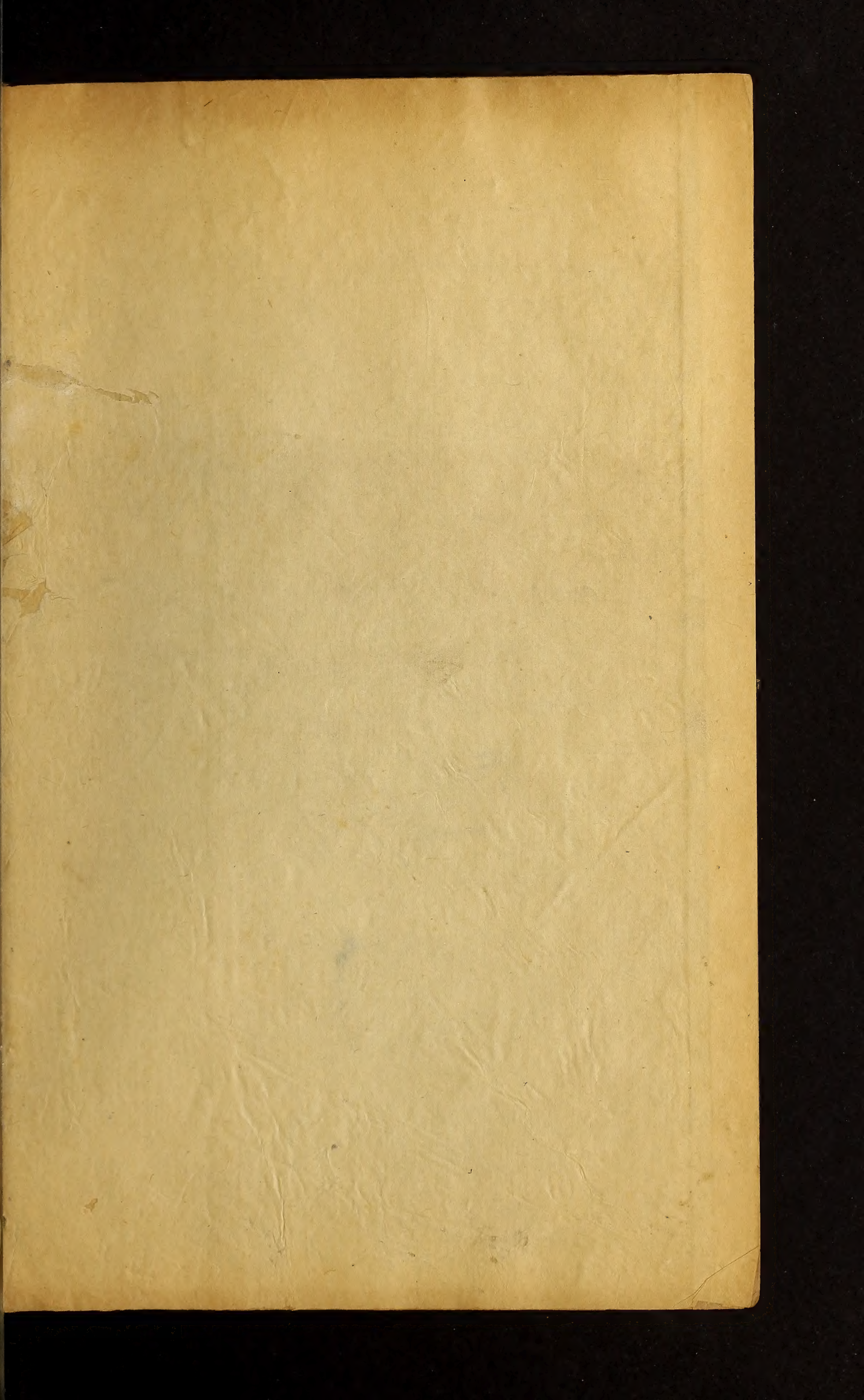

LIBRARY
JUN 18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之變也、聖人必謹記之使治人事者、畏天戒、恐懼修
省以銷去之、故曰、孔子之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以天地之變、物之妖孽、痾眚、著於
形數聲色者、推而配之五行、某事失、則某災爲之應
某異見則某事爲之符、其說牽合附會、迂闊而難信、
故曰漢儒之所以推配之者非也、然則天地與物之
變、孰使之然哉、主張翕闢、亦有司之者邪、曰、通上下
一氣耳、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著於此、而祥異見
於彼、猶影響之於形聲、自然之符、而理之必至者也
何不以身觀之、元氣衰而邪氣乘之、則疾病不祥之

色、見於面目、達於氣體、可視而知、可診脉而得其本在於腑臟之失其平而已、善醫者調其腑臟、而疾病可痊、善治者、修其政事、而災異可弭故堯以水而儆子、湯以旱而責躬、太戊以桑穀而修厥德、高宗以雉雊而正厥事、宣王遇旱暵之災、而懼、太宗罹蝗蝻之異而憂、皆能弭災異而爲和平、身致大治、豈非畏天戒之明驗乎、後世談經術者、以漢儒推配之說牽合附會、爲不足信、併與聖人所以書災異之意、一切廢之、其說以爲天地與物之變、咸其自爾、吾無與也、何足畏乎、遂使人主樂聞其說、不復畏天、而無恐懼修

省之心其為害豈淺淺哉夫災異祥瑞其理一也災異之說使人畏而有所戒祥瑞之說使人驕而有所怠聖人語災異而不論祥瑞者懼其君驕故也今有一草木之祥一羽毛之瑞則相與嗟嘆而三賀之至于天地萬物之變則恬不加恤以為未嘗有災異焉其亦異於聖人之意矣作災異論

制虜論

此金人初起童貫王黼欲結金以共亡契丹公知其不可故作此論靖康之禍抑何其燭照數計也自古與夷狄共事未有無患者也可謂要言不煩

夷狄之為中國患也惟北為最甚蓋其天性忿鷙怙氣負力逐水草便騎射習攻戰彊忍難屈真中國

之堅敵非三陲之比也自昔制御之術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利害未有得全策者請借西漢以明之秦滅六國使蒙恬將數十萬衆以北擊胡起臨洮盡遼東阻山塹谷築長城者萬里匈奴北徙不敢南下而牧馬然天下因之騷動陳勝起於謫戍而秦亡其後楚漢戰爭中國紛擾匈奴復居故塞其兵寖彊高祖初定天下有輕匈奴之心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於是劉敬脫輓輅建和親之議妻單于以漢女歲奉金繒甚厚然匈奴爲邊患不

衰、至孝惠高后時、益驕倨、爲嫚書以陵侮中國、孝文
即位、與通關市、約和親、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
其害、是以文帝中年、發憤躬戎服、從六郡良家材力
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親
屈帝尊以伸亞夫之軍、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
息、思古名將、此則結和親非策之全者也、武帝繼文
景節儉富庶之後、財力有餘、水衡之錢貫朽而不可
較、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一時將帥、人材衆多、慨
然欲事匈奴、以攄高祖之宿憤、遹大興師數十萬、使
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幕、追奔

逐北、窮極其地、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斬首虜以萬計、然漢之士馬物故大半、亦畧相當、天下蕭然、賴武帝末年悔悟、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海内少安、則事征伐、非策之全者也、逮孝宣世值匈奴鞊厖之運、五單于爭國、饑饉薦臻、畜産殆盡、於時權時之宜、覆以威德、單于欵塞、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繇此觀之、終西漢之世、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武而克伐者、皆非全策、至於威服而臣畜之、則非天時人事、若合符節、未易能也、得制御夷狄之全策、惟我本朝爲然、方五季之亂、石晉

割地以賂契丹北向而臣事之其後耶律德光至舉兵滅晉拘出帝以歸其國則一時強盛可勝言哉周世宗奮威武躬率六師以征之僅能復關南之地太祖受天命至太宗時海內僭亂以次削平得良將帥以守邊境契丹不敢犯澶淵之後京師震動輔臣有建議幸蜀幸金陵以避其鋒者賴寇準力爭遂定親征之謀天助神相臣弩潛發殲其渠帥於是契丹震怖通使請和當是之時以驍將勁卒邀其歸路則疋馬隻輪無返者章聖皇帝天覆海涵不邀一時之功而建萬世之策乃許之盟詔諸將勿追而契丹得以

完師出塞戴德讋威誓不復叛當時盟誓之信皎如
日月約束之嚴曲爲之防通使有常時贈賄有常數
燕犒有常禮僕從有常制其慰薦撫循交際威儀俯
仰拜起纖悉備具故能結歡修好百有餘年並邊之
民不識兵革振古以來所未嘗有謹守盟約雖傳之
萬世可也故曰御夷狄之全策惟本朝爲然或者曰
契丹桀黠與中國抗衡有志之士每爲扼腕今幸其
種族離叛畜牧凋耗人卒羸弱比有女真以爲彼擾
東有高麗以爲我援因時制變一舉破之復中國之
舊境成祖宗之宿志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則將應

先見

之日不然昔高祖遣使使匈奴匈奴匿其精壯示以疲乏使者還報以爲可擊高祖聽之故有平城之困今契丹自澶淵之役以來涵養亦百餘年不有謀者其能國乎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間諜之言未可信也往年女真常爲之梗尋即底定借使與之結約共亾契丹能保女真之不爲患乎自古與夷狄共事者未有無患者也至於高麗地接虜境畏其威而服屬之我雖待之者厚安可必其背彼而助我哉夫百年養之爲不足一日壞之爲有餘動而擾之則易靜而安之則難從子之策吾懼契丹之釁

結而北虜之不復安舉未必勝而不能無後患也杜
牧有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自治者必有智勇之將帥
必有精鷙之士卒必有山積無窮之金繒穀粟必有
必信素明之號令賞刑無是數者而欲謀人之國蓋
亦難矣夫西夏與北虜孰强雖三尺童子知北虜强
而西夏弱自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卒不能得靈武而
我之覆師蹶將者皆是也今不能敵弱者而欲與强
者鬭可乎吾恐二虜合而爲中國患非淺也且天地
之所以限制中外者必有險阻之地故北虜之與中
國接者若蜚狐古北之口所謂險阻也幽燕割而險

阻之地、悉歸於虜中、今之所恃者、不過塘濼耳、自雄霸以達畿甸、平原易野、徒馬疾馳、不半月可至、一有不然、可不爲之寒心哉、故曰堅守盟約、可以傳萬世、勿見小利而敗大事可也、作制虜論、

禦戎論

計字乙千四百八十乙个

西夏自繼遷、盜有平涼靈武瓜沙甘肅銀宥之地、百有餘載、乍叛乍臣、爲邊境患、謀畫之臣、竭智於內、介冑之士、用命於外、虛帑藏以給軍賦、疲民力以飛芻粟、曠日持久、曾不能殲渠魁、復故境、制其死命、而劉平徐禧劉法之徒、覆全師、殲上將、往往而是、夫蕞爾

數州之地、而以天下之勢臨之、宜若泰山壓卵然而用力多、見功寡者、何也、行兵之道、不若彼者四。自治之術、未盡善者六。彼軍旅之力全。而我軍旅之力不全。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彼所規者大。而我所規者小。彼所圖者久。而我所圖者速。此行兵之道、不若彼者四也。將帥之任不專。士卒之氣不振。糗糧之蓄不廣。錢貨之法不通。賞罰之令不明。攻守之議不審。此自治之術、未盡善者六也。嘗試論之、夏人每入寇、必聚兵於數路之會境、舉國而來、號稱百萬、精壯居前、老弱居後、去則反是、故能深入吾地、破

城寨、虜人畜、動輒如意、吾則不然、每有攻討、五路之帥、各以其兵入、力散勢分、不相爲用、彼方虛城淸野、待諸路以不爭、而以全力據要害之地、以制一路、於必死、此前日熙河所以破軍殺將也、豈非彼軍旅之力全、而我軍旅之力不全故邪、夏人非有高爵厚祿、以寵戰士、然而人人習騎射、樂戰鬬、耐饑渴、其視冒矢石、蹈鋒刃、死行戰、若談笑然、故能騖邊徼、摩封疆、出沒飄暴、不可制御、而吾之師、獨土兵熟戶、蕃漢弓箭手、爲可用耳、至於東南屯戍之兵、卒然聞鼓鼙之聲、見旌旗之色、流汗股栗、已欲曳兵而走、况可與之

臨陣接戰以首爭首以力搏力哉弱者先奔則强者亦與之而偕潰此黥布之所以破楚將也豈非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故邪夏人之法戰勝而得首級者不過賜酒一杯酥酪數斤其賞之如此其輕也然而得大將覆大軍則其首領徃徃不次拔而用之故其戰鬭輕首級而不爭乘利逐北多致大勝而吾之法每得首一級則轉一資賞帛有差戰士知首級之爲貴也兵刃旣接幸而勝之每殺一人則必下馬斬首久而後得奔北之虜已鳥散而遠遁矣以故吾之勝未嘗有大捷焉豈非彼之所規者大而

我之所規者小邪夏人狡獪多詐而善謀強則叛亂弱則請和叛則利於擄掠和則歲賜金繒故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領彼益深謀遠慮常爲積年之計吾則不然方其和附無預備不虞之慮而一旦叛去則不計利害不議可否遂興師而攻之以僥倖一時之利豈非彼之所圖者久而我之所圖者速邪古之將帥付以閫外之權不從中制利則伸鈍則蟠見可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財賦可有也以賞戰士而激勸之誅殺可專也雖君命有所不受久任責成不妄罷易故能習熟利害臨事制變士卒

樂爲之用今則不然爲帥於千里之外而受制於九重之中見可欲進而不得知難欲退而不敢用度稍過已從吏議一有不然片紙罷之夫如是而欲責其建不世之功亦難矣此不專將帥之任其弊一也古之良將與士卒之最下者同甘苦百里之内牛酒日至激以忠義礪以爵祿不幸戰殁卹備至生無饑寒之患而有信賞死無妻孥之憂而有榮名是以士卒奮厲感激輕用其死毅然之氣願戰赴敵雖身膏草野而不辭今則不然將與卒邈絶而不相知廩賜匱乏衣食不足驅而殁於行陣則以逃亡爲言賻贈

不及妻孥無歸死者莫恤生者何勸夫如是而欲責其仗節死難亦難矣此不振士卒之氣其弊二也國以兵爲本兵以食爲天鼂錯爲漢畫策使民鬻爵贖罪實粟塞下而趙充國亦言積穀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惟失此策故虜敢爲逆繇是觀之欲强兵以制夷狄未有不以穀粟爲先者今自陝以西關中之地沃野千里古之所謂天府也豐歲粒米狼戾有司窘於錢帛無以廣糴凶年軍食不足率取之於民至于白晝持梃群起而擊縣令者又行坐倉之法士有饑色其何以戰此不廣糗糧之蓄其弊三也往歲陝西

鐵錢與銅錢均用其後鐵錢寖輕以二當銅錢之一自東南夾錫錢罷不行悉運於陝西物價翔踊而錢益輕凡二十而當一官兵之俸其數如是月得俸一千者纔可以爲銅錢之數五十欲其衣食足而勇於公鬬不可得也不爲之制則物重錢輕其弊無窮遷以法平之則商賈不行而交易之道廢未見有良策者又解池之塩不假烹錬而自成其利日爲錢一萬緡以歲計之凡三百六十萬緡可以支陝右兵費五分之一自東南末塩行於西北而解塩不行塵委山積坐失國計每以調度仰給朝廷帑藏爲虛亾有窮

已此不通錢貨之法其弊四也古者賞不踰月罰必當罪治天下者無所不用賞罰而軍事尤甚蓋驅民於鋒鏑之間欲人自為戰非信賞必罰何以使之今有躬踐行陣冒白刃者未必賞而貨賂僥倖之人第功殊列偏裨失事主將逗留怯敵者未必罰而一有小利則張皇其功尚何以使戰士知所勸沮哉此不明賞罰之令其弊五也王翦之伐荊非六十萬不行趙充國之討先零必屯田為積歲計蓋其攻守之策素定於胸次利於速戰則必盛卒徒以臨之使功無踰時役不再籍利於緩守則必屯田積穀坐省饋運

以待其破弱然後一舉而殲之古人立功類皆如此今攻守之議初不先定平居屯戍開口待哺仰食縣官其費不貲一旦下攻討之令又無成策徒浪戰以僥倖一時之功是以西鄙用師積粟十年未見顯效此不審攻守之議其弊六也六弊如此又加之以行師之道不善於彼者四以故夏人以區區數州之地敢讐大邦而抗天下之全力保據一方曠誅積稔無足恠者爲今之計莫若反此必欲征伐使伍路各守其地按兵以備不虞別命大將以精兵數十萬齎數月粮撑近巢穴美水草之地一路深入可以得志則

吾軍旅之力全矣廣募土兵熟戶蕃漢弓箭手以為選鋒使之當敵東南之兵特以守營壘護輜重張聲勢而勿使與戰兵雜處則吾士卒之心一矣戰勝之功勿計首級而以用命先登卻敵破陣為最帥論諸將之功諸將各論其麾下之功必以實聞次第推賞則吾之所規者大矣擇將帥訓士卒峙糗糧繕甲兵習於山川形勢策出萬全然後舉師而不邀功於旦暮則吾之所圖者遠矣四者既備而又委任將帥許以便宜從事撫養士卒卹死事以勸生者乘豐歲以廣儲蓄因時宜以權實貨賞罰之令必信攻守之議

必素定而不出於臨時則六弊盡去可以有功今夏人雖屈膝請和然戎狄異心強則復叛及是時宜思所以制御為萬世慮者搢紳之士不可以不講也

理財論上

王者之治天下有政有教教以明禮義為本政以足財用為先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又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二者相須以成體然後天下治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以仁守位而無財以聚之則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以財聚人而無義以理之則

所謂度量不生乎其間也、仁以財施、財以義制、三者相爲表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成周之時、理財之職掌於天官、以九貢致之、以九賦斂之、以九式均節之、上以供王及后世子之用、下以制百官有司之祿、以奉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以給賓客饔飧之禮、其餘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出入會計、式法具焉、官有常職、國無暴征、上下具足、禮樂庶事備而頌聲興、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以爲出、後世以宰相兼錢穀之職、而天子后妃賜予遊燕玩好之費、官吏廩祿、祭祀賓客、軍旅調度、河防邊計、營繕力役、與夫水旱

不時之資朝廷必周知其數而裁制之盖得周官之遺意故嘗譬天下猶之家也今有百口之家其財產之所入僅足用焉則必擇長者一人專總之仰事俯育朝夕之所給歲時伏臘之所須婚嫁喪祭之所用皆有常數然後以其贏餘可以備凶年而無饑寒匱乏之患苟不然人人得而取之力亦不給矣四海之廣生齒之繁租稅之所入征商榷酤鑄山煑海平準市易香礬茶課之所取不爲不多也然而比年以來每患財用之不足者度量不生於其間而費出無節也宰相不任其責朝廷不知其數而內之賜予燕遊

玩好應奉、外之營納力役邊事河防各有主之者、遣意所欲、莫敢誰何、以有限之財、而供無限之求、雖使菽粟如水火、錢貨如泉源、幣帛如丘山、亦安得不匱之匱乏也、爲今之計、所以理財者、如之何而可、復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意使宰相任責、周知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一切用度、本之朝廷、罷去煩費、而量入以爲出、庶幾乎其可也

理財論中

世之論理財者、皆曰天下之大生民之衆、不患無財、患無以理之、講明其說、設法以籠天下之財、使民無

遺利則國用足矣殊不知自漢唐迄今日取於民者
已竭又欲以法籠之是民之所以相生相養者必欲
盡奪之而後已也古者取於民不過什一故孟子曰
多乎什一大桀小桀也少乎什一大貉小貉也周衰
諸侯專利以自厚亦不過什二故魯哀公曰二吾猶
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至秦收大半之賦頭會箕斂民
不聊生豪傑並起而亾之漢興天下平定衣食滋殖
加以文景之恭儉國用富饒往往弛租稅以寬民力
武帝外事四夷內極奢侈海內蕭然帑藏空虛調度
不給於是舟車有算榦鹽鐵制榷酤告緡錢以足一

時之用、而後世因之、遂爲常法、唐初以租庸調、爲民賦之制、其後罷而爲兩稅、又制茶法、取於民者、其條益繁、孟子曰、有布帛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今之民、征於三者之外、已不可勝數、於斯時也、又欲設法以籠之、使民之所以相生相養者、必盡奪而後已、嗚呼、其亦不仁之甚矣、夫理財以義爲主、理財不以義、而以法度之威臨之、何求不得、然吾恐聚斂掊克、而民益窮、非社稷之福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於此有道焉、可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煑海採山鑄錢是也、山海者、天

地之藏王者所擅而有者也、取之不竭、用之不旣、以法權之、使運轉流行而不窮、則其爲利可以與天地相參也、何哉、民自生齒食鹽與茶與穀粟等、而錢貨之法、上令之下行之、不可以一日無也、齊以鹽筴富、吳以鑄錢强、自唐以來茶助國用者、十居一二、講究其法、變而通之、以盡利、則理財之術、莫大於此、夫茶鹽者、天下之經費也、異時官運收息郡縣之用、所以足者、以茶鹽之利在郡縣也、比年走商賈實中都、朝廷之用、所以足者、以茶鹽之利在朝廷也、在朝廷而以其半供御府、以其半助版曹、猶之可也、至於悉入

御府、則天下之利源竭矣、若夫鑄錢之利、則所謂母權子、子權母者、其術有可議焉、但當養信使民、不以廢興之數爲疑耳、釋此弗議、而欲聚歛掊克、與民爭錐刀之利、亦可謂不知理財之本矣、

理財論下

議者曰、邦用之所以匱、我知之矣、爵祿濫而冗食多、耗蠹使然、今若罷冗局、省吏員、一切務爲擊歛之計、則邦用可以不勞而告足、是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覩其小而未覩其大也、盖比年以來、耗蠹邦用者、其源有五、一曰營繕、二曰花石、三曰製造、四曰力役、五曰

賜予、是五者虛國罷民之本、而糜費之大者今爲孳歛之計、而不敢及此、是不務其本而務其末、不節於大而節於小、其於邦用、果能有所補耶、易曰、甘節吉、又曰、苦節不可貞、中則甘、過則苦、今一切孳歛、不務中制、至於太過而苦、亦非長久之策也、夫官吏之冗、固宜有當罷省者、然要須清入仕之源、而使士大夫不失職、則善耳、入仕之源、素未嘗清、負多闕少、旣不足以容之、今又一切罷、使數千人皇皇然無所歸宿、可不爲之念慮哉、爲今之計、莫若於營繕花石製造力役賜予糜費之大者、裁損罷省、清入仕之源、使負

闕相稱、而士大夫不失職、則庶乎其可也、不然猶之一家、父兄之所以自奉養者、不能節約、而日朘削其子弟以給足焉、欲家道之肥、其可得乎、此不可以不察也、

[illegible]失聽則塞乎其可也不然猶之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一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筠陽戴國士初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論

論骨鯁敢言之士

自古敵國、及將爲姦亂之臣。惟畏骨鯁敢言之士。何哉。夫所謂骨鯁敢言之士。當大變、必有非常之謀。臨大難、必有不可奪之節。能格其君之非。能副其民之

壍而國恃以安此固敵國及將爲姦亂之臣之所深畏也楚欲羸師以誘隨而憚季梁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而憚宫之奇陳平爲漢謀楚則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眛之屬不過數人耳能捐數萬斤金反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淮南王安欲謀反獨憚汲黯則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説公孫弘大將軍如發蒙耳而曹操遺孫權書亦詭辭令取張昭以効赤心張昭者權之重臣好直諫而不屈者也惟明主爲能不爲間言之所惑聽用而崇奬之故隨侯聞季梁之言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漢武推汲黯爲近古社稷之

臣不寇不見而淮南寢謀孫權待張昭益厚而魏不敢加兵至虞公項羽則不然此宮之奇去而虞所以爲晉禽亞父乞骸而楚所以爲漢滅也悲夫

論君子小人之勢

君子小人如氷炭然勢不兩立常相爲勝負而君子之勢常不足以勝小人有國者用君子則治安用小人則危亂人主非甚無道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卒之君子常退小人常進治安之世少而危亂之世多其故何哉則操術使之然也君子之操術其自待者重而去就輕於糜興曰有命於得之不得曰有

小人情狀
如見肺腑

義、自非人主卓然有高世之姿、其明足以知人、誠足以任人、則君子必不與世競進、而自樂其道、非特如此而已、用之治國、不委已而從人、必使繇於吾之規矩準繩之中、逆人之所順、而強人之所劣、類非中材之主所能堪、此所以尤易捨而難合也、至於小人則不然、其自待者薄、不顧禮義廉恥、而惟利之為從、富貴爵祿、決性命以爭之、故不得於其君、則已、一得於君、則膠固而不可拔、蓋其操術、必有小忠以結其主之知、必有秘計以中其主之欲、必阿諛順旨、以聲色讌安為之餌、屈已厚賂、以買其主之左右親昵、以知

其動靜而迎合其意故自中材之主鮮不惑之及其得志則傲然無所忌憚排擯忠良援引黨與豈已殖私而視國家之安危存亡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恬不加恤故古之用小人者必至於家國俱敗而後已雖至於敗而其君猶有念之而弗釋者此小人之進所以爲有國者之所深戒也姑取漢唐以來用小人之効數事明之元帝信任石顯委以政事而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嘗私出外先自白恐後漏盡宮

門闕請以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捘夜還如所言後果有告顯專命矯詔開宮門者天子聞而笑之益憐顯賞勞尤厚顯以故能譖蕭望之令自殺而周堪劉更生坐廢錮不復進用張猛京房陳咸賈捐之之屬皆抵刑戮而與牢梁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此豈非以小忠結其主之知邪高宗欲立武后許敬宗李義府揣知其旨朝獻策而暮進用乃與王德儉袁公瑜侯善業之徒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屬皆不免故武后得肆志擅取威柄天子斂衽而國祚移此豈非以秘計

中其主之欲邪明皇罷張九齡而相李林甫也林甫
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賂遺左右審伺微
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
具得之明皇任之不疑深居燕適沉蠱衽席而致天
寶之亂林甫死楊國忠繼之恃內援與祿山爭寵謂
其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祿山既叛
獨哥舒翰將兵二十萬守潼關可以控險拒之而國
忠疑其反已且誅君側之惡從中督戰翰遂以敗及
陳元禮之變身死家破雖悔無及矣此豈非必至於
家國俱敗而後已邪德宗奉天之變起於盧杞故涇

軍之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召禍擬亂。皆杞爲之。旣狩奉天。姜公輔請挾朱泚以行。杞以百口保其不反。而泚果爲涇軍所立。渾瑊請道乾陵。犄角以破賊。杞以謂驚動陵寢。請道漠谷。而賊果拒隘不得進。六師幾殆。李懷光自河北赴難。數破賊。杞懼其見帝斥已。卽譎奏曰。懷光勳在社稷。賊憚之破膽。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失事機。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勢也。德宗然之。詔無朝。懷光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其後雖斥。而德宗念之不衰。嘗語李泌曰。世謂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也。泌對曰。

天下皆知其姦邪而陛下獨不知乃所以爲姦邪也此豈非雖至於敗而其君猶有念之而弗釋者邪嗚呼小人之情狀多矣惟人主澹然無欲而明足以察之使小人無所施其巧庶幾乎君子可進而安治可期也詩曰譬彼飛蟲時亦弋獲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有國家者可不深戒之哉

論君子小人之分

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公與私而已夫謀身之智周則愛君之仁薄慮國之計至則保身之術疏是二者不可得而兼也韓非曰自營爲私背私爲公惟君子

爲能勝已之私而公生明故所見皆遠者大者惟義所在與天下國家同其休戚雖無心於謀身而身常安所謂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者也有至於蹈禍則其不幸然也小人之智不過於自營而私生暗故所見皆小者近者惟利於已之爲從雖區區欲保其身而常至於不可保所謂泛乎其知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得以苟免則其幸然也故有國家者君子常欲其在內而小人常欲其在外君子可以處腹心而小人可以備後使苟倒置之則必至於敗亾者非其材智之不足心術使之然也趙高之於秦也不可謂

無材智。其爲已之謀至矣。不知二世亾而族亦誅。虞世基之於隋也。亦不可謂無材智。其爲已之謀至矣。不知煬帝亾而族亦不免於禍。楊國忠之智。非不足知祿山之叛。而哥舒翰之兵出關必敗。盧杞之智。非不足以知朱泚之變。而李懷光之不許朝必反。然且故激之使然者。其意以謂哥舒之敗。懷光之反。禍雖在國。而未及於已。使哥舒反旆以誅君側之惡。懷光見君而斥朝政之失。則已且受其害。故安爲之。而不知其終不能以自免也。推此則小人之用心。亦可見矣。善乎范祖禹之論曰。所謂小人者。利於已。而不利

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曾不知不利於人亦將不利於已害於國亦將害於家故古之用小人者必至於家國俱亾而後已其真知言歟

論天人之理

天人之理一也人事盡至於不可奈何然後可以歸之於天譬猶農夫之治田耕耘之功旣至而遇水旱乃可曰天實饑之也醫師之治病藥石之功旣至而猶不起乃可曰天實死之也今未嘗力耕耘而望歳於天未嘗接藥石而責命於天其可乎古之君子以在天者不可知而盡其在人者故立人之朝卒然遇

非常之變故必察事理之將然力爭而救止之雖至於蹈死而不悔其意以謂吾知盡夫人事而已幸而吾君聽之可以轉危亾而爲安存庸詎知人之非天也不幸而不聽至於得罪而死然後可以歸之於無可奈何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君子亦無憾焉方西漢之末天將以王氏間漢故使以外戚輔政而假之權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之祥與夫漢二百年當再受命卯數者類能言之豈非天哉然而王氏在位劉向上疏反覆指明其言痛切發於至誠雖結怨而不恤其後京兆尹王章因日食之變奏封事極論王鳳遂

外獄中更哀平之世而王莽因以篡漢方李唐之初天將以武氏間唐故使之蓄於宮中而爲之兆其祕讖之所載李淳風嘗言於太宗而濫李君羨之誅豈非天哉然而武后之立褚遂良叩頭流涕力爭長孫無忌郝處俊之屬和之皆坐黨徙其後上官儀因高宗之怒復深論之將使之草廢詔而不果竟以斥死中宗旣廢而武后因以革唐向使成帝感悟劉向王章之言抑退外戚進用宗室必無王莽篡弒之禍高宗感悟褚遂良上官儀之言不立武后雖已立而廢之必無武氏革命之事言雖切至於得罪以死而卒

不能止者天也數子者其言如此雖死而不悔者不以天廢人也君子以爲知所守焉今不盡人事而一切歸於天曰時數當爾天實使然聞數子之言則笑之是果足以知天人之理哉悲夫此後世之所以人事不修而悉委之於天也欲無危亂得乎

論兵機

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負在機機者時事適然之會而安危强弱之本也得其機則危可安而弱可强失其機則安必危而强必弱惟明足以見之而斷足以行之者爲能不失機會而一失機會則其國遂有至

於危弱而不可復振者勢使之然也方曹操袁紹之
相拒於官渡也紹兵强盛軍資有餘操兵少而粮乏
將退師荀彧曰不可此天下之大機也操從其言遂
破紹而定河北其後既得荊州敗劉備於巴丘矣使
操屯兵江陵據上流以臨吳會持久經略則孫權不
得不服而劉備亦將無所容其身操欲乘勝以取之
率兵數十萬水陸並進江表震恐雖張昭之徒亦勸
以迎操獨周瑜魯肅以為不然會諸葛孔明至亦曰
操兵遠來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誠能協
規同力以破操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

之機在於今日遂合兵以拒操於赤壁乘風縱火焚其舟檝一戰破之而三國之勢立然則所謂機者國之存亡所繫其可失乎非見微者不可與語機而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固非衆人之所能識也操方有事於袁紹備勸劉表使乘虛以襲許昌表不能用其後悔之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若備者真可與機者哉

論共患難之臣

勾踐以甲楯三千棲于會稽用范蠡大夫種之策行

成于吳而卒報之越既滅吳范蠡泛五湖而遺書大夫種曰越王之為人長頸而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同安樂弗去且受禍種不用其言勾踐果殺之其後高祖既滅楚而韓信彭越黥布之徒皆就戮故有飛烏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喻嗟乎使可與共患難至於功已成而後有藏弓烹狗之喻亦何為而不可惟其處患難之中亦未必能共之此夫差之賜子胥以屬鏤而項羽之疑范增至於疽發背以死二臣死而國亦亡所以深可悲也夫深情危論可以知公之所處矣

論郭子儀渾瑊推誠待敵

此上論郭子儀渾瑊

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數十萬入寇、郭子儀單騎見回紇於涇陽、復修舊好、遂破吐蕃於靈臺、唐室以安、而馬燧信吐蕃尚結贊之辭、爲之請盟於朝、德宗命渾瑊會盟平凉、而虜刦盟、瑊僅以身免、官屬皆陷、二者皆出於至誠、而成敗之勢異、何也、子儀之智足以料敵、而燧不然、故也、夫子儀威信素爲回紇所畏服、懷恩以其死紿之、故相與入寇、及聞子儀之存、固已愕眙而悔來矣、當是時、子儀之兵纔萬人、而虜衆數十倍、力不敵、非示以至誠、不足以弭禍、故子儀因其願見、從數十騎免冑而見之、且與之飲食、結舊歡

回紇感動。遂合力以擊吐蕃。以有靈臺之功。此非特至誠足以壓之。而智足以料之也。彼尚結贊者。其計以謂唐之名臣。特李晟與燧瑊耳。不去之。必且爲吾患。故縱反間以動晟。并辭厚幣。因燧請盟。以刦瑊。而燧不以爲疑。蓋燧徒知其能以至誠得徐守光。而不知結贊之爲詐。故决信之。若瑊者。但以奉詔爲恭。而不能料虜之可否。是皆誠有餘。而智不足。獨李晟謂虜不可盟。德宗弗用也。旣而三帥皆罷。如結贊策。自古智不足以料夷狄。而一以誠待之。未有不爲害者也。此宋人之所以爲金虜愚也

論主之明暗在賞刑

主之明暗、國之興亡、觀其賞刑、則知之、婁敬脫輓輅、說高祖以都關中、即封為奉春君、其後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皆言易擊、復使敬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往見羸弱、此必欲伏奇以爭利、不可擊也、高祖以為沮軍、械繫廣武、果有平城之圍、七日而後得解、乃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客有韓生者、亦說項羽以都關中、羽不能用、一言不遜、即斬之、

賞刑如此、然則漢安得不興、而羽安得不亡也、曹操征烏桓、群臣諫之不從、引軍出盧龍塞、道不通、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遂克之、既還、召前諫者厚賞之曰、孤乘危以徼倖、雖得之不可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也、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而袁紹之南攻、田豐說之曰、曹操善用兵、雖少未可輕也、不若以久持之、今決勝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矣、不從、豐懇諫、紹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諸人聞吾敗、當相哀、惟田別駕、當幸其言之中也、遂殺之、賞刑如此、然則操安得不興、而紹安得

不亡也、蘇軾有言、爲明主謀而不中、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吾今乃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真知言歟、

論封建郡縣

封建尚矣、至秦罷侯置守、易以郡縣之制、而西漢因之、頗封子弟功臣、使郡國相雜、其後諸侯王之國除、而卒歸於郡縣、自東漢至今、未之有改也、夫封建郡縣、各有所長、而又皆不免乎有弊、較其優劣、則封建爲優、何以言之、並建親賢、以爲藩屏、大小相維、尊卑相制、資其犬牙盤石之勢、以安王室、其有不貢不王、

則牧伯得以征之、此封建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强侵弱。大并小。僭禮樂。擅征伐。天子不得以制之。而王室陵夷。有蠶食之患。舉千里之郡、而命之守、舉百里之縣、而付之令、又有部刺史、從而督察之、片紙可罷、一言可令、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尺地一民、財賦甲兵、皆歸之於天子、此郡縣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勢分而力弱。權輕而吏偷。內有亂臣賊子之禍、弗能正。外有夷狄盜賊之虞、弗能支。而天下震動。有土崩之勢。夫封建郡縣、皆所以疆理天下、爲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之道也。御得其道、則封建郡縣、皆可安。御失其道

則封建郡縣皆不能無弊而就其弊之輕重言之則封建優於郡縣何則蠶食之禍遲而土崩之禍大也三代之王皆以封建享國長久雖至於衰微猶使強國孰視不敢遽取之而夷狄盜賊之患自周以前未聞能大擾天下蓋諸侯各治其國家力足以捍患而禦侮也郡縣則不然陳勝吳廣一呼而天下響應劉項因之遂以亡秦而漢有莽卓之禍郡縣不能正也至唐安祿山史思明叛於燕鼓行而南河朔二十四郡一旦俱陷傾覆兩都如入無人之境其後黃巢起於嶺表秦宗權起於淮蔡為封豕長蛇天下無不被

其毒者、而郡縣不能制也、夫夷狄盜賊之患、三代非無、然不至如此之甚、而秦漢以來有之、則封建之於天下、優於郡縣明矣、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蓋封建宜於艸昧艱難之時、而郡縣宜於承平無事之日、非變而通之、不足以救其弊、今夷狄之禍甚於安史、盜賊蜂起、不減黃秦、而郡縣尚仍承平無事之制、其何以禦之、意者稍倣封建、有以更張而變通之、然後可乎、夫變通之術安在、曰在方鎮、方鎮者、合封建郡縣而爲之者也、於古有稽、於今可行、救今日之弊、舍此亦無術矣、

唐世方鎮有功于唐有禍于唐宋興鑒唐矣前志詳藩鎮之权當其盛時那年唐世方鎮跋扈雖置之害並玉嶽飲時金人大舉入寇而即望風迎降

論方鎮

唐制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始謂之節度使、接乎開元、而朔方隴右河東河西、平盧范陽、劍南嶺南諸鎮、皆置之、天寶末、祿山思明繼反、中國大亂、而郭子儀李光弼諸節度之兵討平之、大盜旣滅、武夫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繇是方鎮相望於內地、代宗時、吐蕃犯京

遂至宗社岌危之帝嘗塵以被不能如唐之先復旧物以無藩鎮足為捍禦也援時度勢当以復方鎮之任以固守封疆但任之得宜勿使尾大而掉尔

師、至德宗時朱泚亂闕下其後李希烈以汴叛、李懷光以河中叛、吳元濟以淮西叛、劉闢以蜀叛、李錡以浙西叛、劉稹以太原叛、而僖昭之間、黄巢秦宗權以盜賊擾天下、皆賴方鎮相與掎角、以定其亂、則方鎮之兵、不得謂無功於唐、然肅宗既平安史君臣幸安、瓜分魏博鎮冀盧龍之地、授三叛將、而朝廷遂失河北、其後德宗經朱泚之變、厭用兵、益務姑息、不復誰何、故方鎮兵交、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繇於士卒、以邀命於朝、而天子一切屈已以從之、至憲宗任裴度、武宗任李德裕、

制以權謀討以威武而叛者誅鋤服者惠來唐之號令幾於復振下逆昭僖之閒唐室微矣巨寇飆起而當時處方鎮者又皆盜賊之靡則唐之所以陵夷而卒至於亾者授任失宜而姑息之政積習之勢使之然也國家鑑唐之弊削方鎮之權郡縣一委以文吏非沿邊諸帥不以兵柄假之餘路雖督府亦宿兵不多而祖宗德澤浹於四方無大盜賊恩信結於四夷無大征戰故能承平累洽天下無事者百有七十餘載戴白之老不識金革可謂盛矣然而一旦金寇長驅中原邊帥不能抗而腹心郡縣兵力弗支類皆望

切要之圖
救時良藥

風遁逃奔潰既破京師遷二聖巻六宮而北之已陷两河擾関中蹂践京東西其勢駸駸南來未已所在盜賊乘間竊發者往往皆是而郡縣但仍承平無事之制偷取苟安恬不加恤不知何以禦之夫唐之方鎮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今之郡縣其弊也手足不足以捍頭目事迫矣其亦取方鎮之制變通損益以行之使有方鎮之利而無其害庶幾協智合力以捍大患救今日之弊乎若夫尾大不掉則非今之所慮也事定然後徐圖之可也

古之有國者、戡亂定功、未嘗不以兵、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霸、皆以德爲主、而以兵輔之、自戰國秦漢以來、兵尤重、其國之興衰。視其兵之强弱。與其措置之術如何耳。然古者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有用兵之實、至唐、兵制凡三變、其初府衛之制、最爲近古、府衛之法壞、變而爲彍騎、彍騎之法壞、變而爲方鎮之兵、至五季、始盡黥以爲卒伍、而兵農之分、不可復合、乃有養兵之患、國家建都於汴、無高山大河之阻、其勢不得不以兵爲强、故天下重兵、悉屯於京畿、更戍邊郡、以虎符出納、其分布於諸路、有將兵、有不

隸將兵、當熈豐盛時、合中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土兵廂兵、不在數焉、自熈豐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而崇觀以來、有事於西夏、南平方賊、北取燕山、其所逃亾陷沒者又半之、而靖康間、金人再犯闕、其潰敗損折者、又不可勝數也、建炎初、勤王之師、萃于京畿者三十餘萬、其大半皆民兵、而朝廷不復掄擇、留屯要害之地、悉罷遣之、其後建言乞募兵於河北関中、京東西、合十萬、更番以衞行在、旣遣使矣、言者謂不患無兵、不當募、遂罷、今西北旣復爲金人之所蹂踐、而東南之人、類多孱弱、未知於何所取兵

而可也、既稍復方鎮之制、莫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戍
將校偏裨、皆預選任、以時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
守禦、鄉村坊郭、各隨其宜、刬刷官田、如戶絕天荒屯
田之類、以養民兵之可以出戰者、如弓箭刀弩手之
法、明其勸沮、假以歲月、庶幾足兵、然其要在於擇帥
臣以總之、帥臣得人、則法不患乎不明、兵不患乎不
足、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
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
必長短三副、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
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

用完銃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凋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不廩于官而府庫實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而李德裕之帥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踐千里蕩無孑遺瘢痍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料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孱耄什三四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犀利率戶二十取一人使習

暇、貸分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驚擊竒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南、繇是觀之、擇帥得人、兵不難足、但當假以權柄、寛其銜勒、使得盡心而已、或謂方鎮增募兵之數則養兵之費、何以給之、殊不知國家屯重兵於畿甸、故歲漕東南六百萬斛、及四方錢帛於京師、州郡租賦、僅足以辦上供、猶有不足者、今畿甸之兵寡矣、而方鎮之兵、稍增、正當量養兵之費、損上供之數、以給、胡爲而不可、事固有當因時而變通者正此謂也、若夫團

結民兵人見巡社之法不可行遂謂民兵之不可用
此大不然巡社之法可行於西北不可行於東南正
當斟酌其宜使民樂於從命耳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二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論

論節制之兵

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歛，故以身運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而捍患，苟筋骸之散，而臂指不能相運掉，則亦無所事事

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偏裨、總之以部將、又有大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動靜進退疾徐緩急、一聽於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死無赦、故連百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攻必取者、用之有道也、李光弼與安太清、戰于河陽、未決、召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與之鐵騎、使破之、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遂大破

賊、其後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於相州、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策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立帥、於是九節度之師皆潰、由是觀之、有節制之兵雖少足以破敵、節制不立、雖兵多、而子儀光弼在其間、亦不免於潰、節制不專、可不戒哉、此爲宣撫河北時節制不專而發也

論將

昔之善爲將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結之、然後可與冐鋒鏑、同生死、蹈堅履危、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子弟之衛父兄、戡難却敵、以邀成功、此非可以一朝夕致也、齊用司馬穰苴爲將而次舍井竈

飲食醫藥皆身自拊循之與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赴戰而燕晉之師聞之羣共罷去盡復得其故境魏用吳起爲將而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至爲吮之士皆樂爲之戰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何則所以用士卒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不可用也欲得其心而恩意不足以結之心不可得也譬猶敺市人以戰鬪金鼓之音見旌旗之色則渙然離矣況可望其殺敵之功哉韓信之下井陘令背水爲陳既

破趙軍吏問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此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士卒非素拊循雖使韓信爲將不置死地不足以用其力況其餘哉漢以魏其爲大將以擊吳楚所得賜予置之廡下令軍吏裁取殆盡而孟舒魏尚之守雲中皆以私財饗士古之良將類多如此唐有祿山朱泚之變而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

渾瑊之徒、起而定之、此數子者、雖其材畧過人、遠甚、亦其所將、皆舊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必其成功、不然、如高仙芝封常清、非不號爲名將、而募市人以抗大敵、未有不折北不支者也、今朝廷將帥之任、取具臨時、兵與將初不相識、未聞有能以恩意拊循士卒者、間有効古人之所爲、則又疑其以私恩取士卒心、嗚呼、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爲今之計、莫若遴擇將帥而任之、使得拊循其部曲、而一切待之以誠、庶幾其可乎、此靖康中公所以來唐耿之譏也

肅宗有安史之亂代宗有吐蕃之寇德宗有朱泚之變皆身去宗社而卒能復國者蓋亦各有所長觀肅代之待李光弼郭子儀雖讒夫險人譖愬百端卒保全之其後光弼畏禍不敢入朝代宗猶輦致其母存問甚渥而李晟馬燧雖以讒間罷兵柄德宗皆以大臣呼之而不名每晏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以肅代之暗弱德宗之猜阻非有過人之聰明而其所長如此宜乎其能復國也

論唐德宗任陸贄

此論說得不是

唐史稱德宗在危難時、聽陸贄謀、及難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然、其所以不亡者幸也是不然、德宗在奉天、及進狩山南、事無纖細、必以訪贄、而贄納忠論諫、無所回隱、帝多從之、故興元戡難、爪牙宣力、而贄之助為多、則德宗不可謂不善聽納、惟其在危難時能聽納、此乃所以不亡也、至危難已平、追仇盡言、雖賢君有所不免、故太宗失於魏鄭公、而況德宗中人以下之主乎、夫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思其上者不得、而又思其次、則後世之主、如德宗者亦未易多得也欽高二宗在危難時亦不能用公此公之所以思為德宗用也

論節義

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而仗節死義者。人之所甚難也。人君有以崇奬而激勵之。使知義重於生。而不難於處死。然後可與濟患難而同安樂。此所以能立國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且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夫蹈危亡以圖安存。而捨生取義者。類非小人之所能爲。故孔子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惟君子能之。彼小人則不然。見利忘義。而利之所在。則從之。故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

則從權臣利在閹宦則從閹宦利在夷狄則從夷狄
利在盜賊則從盜賊自古及今若是者不可勝數方
其平時進讒說納小忠諂諛柔佞悅可人意及其臨
難轉而之他掉臂不顧視其君如路人然况肯履刀
鋸蹈鼎鑊死其君上而執干戈以衛社稷哉節義之
士平居事君苦言逆耳至計拂心人主類多不能堪
之而一旦臨變故必卓然有可觀者故汲黯守義好
面折廷爭而武帝以爲近古社稷之臣蕭瑀耿介不
可以利怵死懼而太宗亦以社稷臣許之安祿山反
河朔皆陷明皇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

聞顏真卿獨以平原守。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其後歸朝。峭論鯁議。爲奸臣所擠。殞於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嗚呼、疾風知勁草。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爲人君者詎可不深察此哉。

論忠孝

忠孝者、臣子之大節。而莊周謂外物不可必。故爲人親者、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爲人君者、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比干剖而子胥靡。老聃亦謂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昬亂有忠臣。此非薄忠孝之言也。乃所以厚忠孝之言。

也夫忠與孝在我而信與愛在人在人者何可必哉惟其不可必此所爲外物也然而孝子之於親豈必待其愛而後孝忠臣之於君豈必待其信而後忠哉親雖不我愛而盡其事親之孝者孝之至也君雖不我信而盡其事君之忠者忠之誠也使親能愛其子之孝則家和矣君能信其臣之忠則國治矣家和國治即忠孝之名不立惟其孝而親未必慈故家有不和而孝子之行彰忠而君未必信故國有昏亂而忠臣之節著然則爲君親者可不監哉

此人之死而可謂殺身成仁則足以快姦雄之志范曄之言不大謬乎

荀彧去袁紹越河冀問關以從曹氏遂與帷幄之謀勸其定兗州比之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勸其保官渡比之楚漢相持滎陽成臯間不可先退以自屈皆以帝王之略許之操既得志欲歸功於彧而彧力辭不受封其後阻董昭九錫之議操心不能平表彧勞軍饋之空器而彧自殺范曄取其歸正謂能殺身以成仁而杜牧以爲教盜穴墻發櫃而不分其財得不謂之盜乎二者之論不同請以裴樞之事明之昔者裴樞相唐而附朱全忠知全忠之必簒唐也爲之謀策無所不至其後全忠欲以

數語荀彧心肝如見

梁客將張廷範爲太常卿而樞執以爲不可全忠怒遂殺樞若樞者豈真背全忠而忠於唐哉意謂此細故全忠未必怒而足以示天下公不知全忠乃以爲小者尚不從我況其大者乎故卒怒而殺之彧之於操正類於此若彧之智畧豈不知操之奸雄必至於簒漢而取之九錫之議終不可止乎其意以爲阻而少緩之操未必怒足以取爲漢之名而不知操之以是爲憾史謂彧忠於漢而殺身成仁者論其跡而不論其心之過也

責荀彧此頗極中正平允即起九原而在之当亦首肯無辭

論與夷狄同事

確然不爽人君睹此宜知所戒

自古與夷狄同事未有不爲患者唐借回鶻之力以定安史之亂而破吐蕃其後夌蔑中國無所不至僅免於亂石晉假契丹兵以取中原奉之以盧龍雲中之地而卒至於德光犯闕出帝沉於虜廷大觀中遣使由海道約女真同滅契丹以取幽薊而後有靖康之變虜騎長驅至今爲梗何則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顧信義可以威服難以恩結既借其力與之圖事則必有輕中國之心情寔既露爲彼所料則必有窺中國之志奉之過情則啓其貪不滿其意則易生釁此所以必爲患者其事勢然也古者戎夷荒服其來

則坐諸門外，使舌人體委與之，不使知馨香嘉味。而見竭中國之貨財珍異以賂之，欲借其力而結其心，哉。悲夫！謀之不臧，宜後王之深戒。其後宋又借蒙古之力以滅女真，而宋卒不祀，且使從古帝王所治之中國胥而爲狄。公之言何其驗，而宋之君臣又何憒憒也。

論盜

危亂之世，民之失業與夫兵之潰散者，多聚而爲盜。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爲我用，其利有五：以弭内患，一也；以禦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強猾勇敢者可籍以備行陳，四也；以盜賊攻寇仇，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

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綠林下江銅馬諸軍而致中興曹操用黃巾而破紹術太宗起于晉陽取關中以定海内亦多招徠群盜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中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讋其氣使遵我紀律而聽我驅策則用盜賊有五難已嘗放肆而欲收其憤戾之心一難也已嘗虜掠而欲窒其貪婪之志二難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界之部曲則易叛四難也恩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為患五難也惟善駕馭者恩威得所寬猛得中内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視殺敵如殺人取敵貲如虜掠雖易將帥而不疑雖

畀部曲而不叛與正軍相爲表裏而無驕怨之患則其難也將轉而爲私昔者光武太宗曹操嘗從事於斯術矣公後宣撫荊湖悉招徠群盜而用之卒得其力公之言無不可券諸行當時不用使後世覽觀者嘆焉此亦千古之烱鑒矣

論變亂生於所忽

敘古今變亂如指諸掌

秦以三代封建王室削弱之故罷侯置守隳名城殺豪傑而陳勝吳廣起於謫戍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劉項興而秦遂亡漢矯秦失裂土以封功臣宗室子弟多者至七十餘城使郡國相錯而韓彭英盧叛於前吳楚七國變於後至元成間異姓諸侯王既已滅絕

宗室之國。惟食租稅。至乘牛車。自以爲可以無患矣。而朝政歸於外戚。王莽因以篡漢。光武中興。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奉朝請。而不責以吏事。宗室之國。皆有分限。抑遠外戚。不使與政。可謂得策矣。其後閹宦擅權。黨錮之禍興。而董卓曹操相繼以取之。至唐因隋之制。置府兵。嚴鎮守。威加於夏夷。功臣無世襲之國。宗室無尺土之封。而武韋楊氏。乃以女寵扇禍。其後安史之亂甫定。而藩鎮之勢浸強。分裂土宇。擅征伐。私貨財。天子不得以制。而朱全忠因之。遂移唐祚。國家鑒藩鎮之弊。削其權。一切任以文吏。尺土一

民甲兵貢賦皆歸於朝廷無尾大不掉之患而宗室外戚又非有過分之寵也北結契丹以爲歡隣西制夏人東招高麗南撫交趾率皆臣僕非有夷狄之虞也維持制御之術過於前代遠甚而金寇乘間竊發驅馳中原遂有不可支吾之勢夫自秦漢以來規摹計畫創法立制所以措天下於安固者莫不自謂足以革前日之弊而曲盡其巧矣卒之所以爲變故者皆出於思慮之表其故何哉豈在天者有默定之數而不可以人力爲歟抑在人者措置有所未盡而變故生於所忽歟將事之轉徙不常而馴致使之然歟

葢雖聖人創業垂統立法以傳於後世亦不能以無弊故太公爲政於齊舉賢而尚功後世不免有簒弑之臣周公爲政於魯尊尊而親親後世不免有陵遲之漸三代封建後世郡縣與夫所以維持制御之術初未嘗不善也而患禍生於不虞者人事有所忽而馴致之勢然也惟能因其弊而救之如善醫者之治病太過則瀉之不足則補之陽盛則濟之以寒涼陰盛則濟之以溫熱因病投藥視其所偏而扶持之使輕重緩急之勢常足以相權則庶幾乎其可也

論西北東南之勢

自古帝王興於西北者多能兼幷東南而宅於東南
者不能制服西北故秦據雍州以蠶食諸侯卒幷天
下漢都關中破趙取代服燕定齊而卒亡楚晉承曹
魏而平吳隋承後周而滅陳唐起晉陽取長安遂定
海内本朝都汴先得西北而後下江湖嶺蜀服閩浙
如拾地芥東晉宅江表卒不能復中原其後劉裕乘
勢電掃得洛得關中而亦不能守也宋齊梁陳因之
僅足以自保竟不能以跬步進豈非地勢人事使之
然歟蓋天下形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戰國之兵皆
仰關而攻秦說者謂自關中下兵如建瓴水夫是以

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東南皆江湖沮洳。非用武之地。此地勢然也。西北之人。强壯堅忍。耐勞苦而習用兵。加以土產健馬。便於馳逐。精甲利兵。強弓勁弩之所自出。東南之人。柔脆剽輕。不習戰陳。舟楫之所利。而非車騎之所便。并吞天下者。非西北之兵不可。此人事然也。地勢人事如此。而又有所謂天時者焉。當其可爲之時。而不爲。則失機會。故謀畫之臣。聽納之君。因時定策。間不容髮。此劉敬所以脫輓輅以建金城之安。留侯贊之。高祖卽日駕西都關中而不疑也。

論孔文舉

志廣才疎孔文舉一生事業行誼の字尽之真如老吏断獄　庚戌玉舫居士識

孔文舉志廣材疎雖有靖難之志迄無成功而名重海内後世君子亦以高節許之豈非以其氣足以蓋天下乎其爲北海相爲盜賊所圍遣太史慈求救於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其守青州爲袁譚所攻流矢雨集而融隱几讀書譚笑自若旣還許都雖曹操之奸雄陰狡權勢方盛融視之蔑如峭論鯁議屢沮其謀嘲詼躪躒略不爲之下故議馬日磾之不宜加禮則責之以大臣之節議肉刑之不可復則比之斮朝涉之脛其破袁紹以甄氏賜子

一篇主腦在此

丕也則詔之以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其討烏桓也則嘲之以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之其欲誅楊彪也則不俟朝服詣操爭之曰孔融魯國一男子耳今日誅彪來日拂衣去不朝矣其表制酒禁也則以書抵操爭之尤多侮慢之辭操以融名重天下外雖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遂枉奏而殺之嗚呼使融不死操內有所憚其敢圖九錫建魏國而卒移漢祚乎故史臣稱其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使移鼎之跡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比之山有猛

獸、藜藿爲之不採、雖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不其然歟、若融者、眞所謂乃心漢室、以身死之、而不與曹氏者也、彼荀彧之徒、方奴事操之不暇、後雖飲藥自殺、乃其用意大攻、不得已而然爾、豈可與文舉同日而語哉、

論治盜賊

至言妙論、此今日對証之藥也

治盜賊者、如醫之治痰涎、夫痰涎乃吾之眞氣、所以爲津液者也、支體之運動、關膈之升降、皆以津液爲本、至於聚而爲痰涎、則必失於調衞、而外爲邪氣之所傷、内爲寒熱之所薄而致也、至其甚、則能害人之

命盜賊乃吾之赤子所以事農桑者也上下之相治室家之相保皆以農桑爲本至於散而爲盜賊則必失於拊循而外爲奸民之所脇内爲饑寒之所迫而然也至其甚則能亡人之國良醫之治痰涎以藥化之使復歸乎津液則其身安而不善治者一切以毒藥攻之必有偏廢之患良吏之治盜賊以術解之使復歸乎農桑則其國寧而不善治者一切以兵力勝之必有凋耗之弊此不可以不察也昔者渤海盜賊並起宣帝選用龔遂爲太守而謂之曰君將何以息盜賊而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

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而後可治臣願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於是盜悉平故善治盜賊者如龔遂可也雖然此特盜賊之初其在郡縣而良吏得以治之者耳至於巨盜如漢末之黃巾唐末之黃巢則其疾已深非以毒藥攻之不能去也雖攻而去之真氣散而身亦危矣故黃巾破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黃巢敗而朱全忠李克用因以亡唐茲非其證歟

論形勝之地

自古帝王之興必先據天下形勝之地以爲根本故高祖保關中而守之以蕭何光武保河內而守之以寇恂皆深根固本爲不拔之基以制天下利則伸而進可以勝敵鈍則蟠而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者其建策然也曹操之起荀彧勸以先定兗州唐高祖之起太宗勸其先趨長安故能卒有中原而定天下豈非以高祖光武爲法乎至於不立根本而浪戰雖力盛兵強百戰百勝一跌則失之矣此項羽李密之所以敗也

公建策謂巡幸之地關中爲上襄鄧次之此其靜觀者至熟也謀臧不從竟成南渡以迄于航海也悲夫

論范蠡張良之謀國處身

范蠡張良其所以謀國處身者何其相似也方勾踐棲於會稽范蠡勸其卑身以事吳厚賂太宰嚭以解其難而謀所以報吳者及勾踐乘吳之弊而伐之復棲吳王姑蘇之上求哀請命而勾踐不忍欲赦之范蠡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勾踐既霸蠡以書辭勾踐乘舟浮海以行終身不反而大夫種遂賜劒以自殺方高祖困於鴻門張良勸其屈巳以謝項

選

羽深交項伯以脫于禍而謀所以破羽者及高祖還定三秦與楚相持於滎陽成皋間既割鴻溝以爲界羽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良獨諫曰此天亡羽之時不因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兵追羽卒滅之高祖既帝良導引辟穀杜門不出欲從赤松子遊而韓彭盧英皆被葅醢雖蕭何不免縲紲之患故夫智謀之士處困阨之時能忍辱以伸其志當事幾之會能決斷以收其功功成名遂能高舉遠引以全其身微二子吾誰與歸此憂患之言也其得于學易之後乎

論秦隋勢之相似

极牲有度

自周之衰而天下裂為戰國至秦始皇然後幷六國而稱帝自晉之亡而天下分為南北至隋文帝然後混南北為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雄材大畧過人之聰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出於後世者方駕馭將帥剷平四方據關中金城之固而都之以臨制天下其意皆欲傳子孫於無窮然而身沒國危皆以二世而遂亡者失所以為君之道繆所以為治之術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不知其子而付托非其人也夫人君之道秉本執要元首叢脞則萬事隳墮此不易之理也至秦隋則不然以察為明以苛為德竊竊然惟恐

竊見三代之君至隋

人之執巳而奪之權故始皇衡石量書隋文衛士傳餐天下事無小大皆决於上而下皆持祿欺謾以取容此風不改卒至於亡故曰失所以爲君之道者此也古之王者得天下以仁雖取之以干戈而治之以禮義其善政美化必有以深結其民心而信厚和平必有以變移其風俗至秦隋則不然彼見所以取天下之難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不刻削而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分裂而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患故始皇剛毅戾深樂以刑殺爲威專任獄吏而親幸之海内愁苦無聊而陳勝項籍奮臂大呼天下響應秦遂

以亡隋文亦制為嚴法峻刑以杜天下之變謀臣宿將誅滅畧盡元元不勝其毒而楊元感李密倡之群盜蠭起天下大亂塗地而不復振借使秦隋已并天下而以仁義治之惠澤在民雖有胡亥煬帝之不肖天下必思所以繼其後而奉之者其亡不若是之遽故曰繆所以為治之術者此也古者立國未嘗私有天下必封建親戚功臣以為藩屏賓其犬牙磐石之勢以夾輔王室故商周之王皆幾百年夫豈無僻王賴諸侯扶之以定其國彼秦見周衰而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也以為天下之所以戰鬭不休者以

如漢武帝之嘱霍光輔昭帝昭至帝之嘱武侯輔後主皆而衰便值權轉危而安甚矣知人之不可不明也

右侯王於是罷侯置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其地東至海西至臨洮南至北嚮户北並陰山至遼東身有海內子弟為匹夫內有奸臣之禍外有大盜之虞一夫作難九世隳廟而莫之救彼隋之所以亡者亦無以異秦故曰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者此也古者立嗣以為國本既得其人而又付之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大臣故本定而國安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始皇有子扶蘇怒其正諫而使北監蒙恬於上郡沙丘之事雖為璽書召之而付之趙高故胡亥卒以奪嗣隋文有一子勇聽讒譖而幽之臨終以廣無禮雖有召勇

慨嘆生晏

之計而付之楊素故煬帝得肆其毒故曰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者此也秦隋相去千有餘載其所以混一海㝢傳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致亡之道皆若合符節書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然秦亡而漢繼之傳二十餘主享國四百年隋亡而唐繼之亦傳十八帝享國三百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與之比隆者然則秦隋者其漢唐之驅除乎不然何其興之盛而亡之暴也秦隋之所以興亡漢唐之所以相繼無一不合豈氣化周流有自然之符耶

論天下強弱之勢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

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強而示之弱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饕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去居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亮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撓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

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匕首而激秦息以遣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弱在俛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以弱爲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於句踐智伯欲分趙地而卒亡於韓魏此以強爲弱也審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宋之勢弱甚矣能轉弱而強者惟公惜乎宋之安于自弱也

論用兵

昔之用兵者有以少擊衆若昆陽之破尋邑淝水之

敗符堅是也有以多勝敵若王翦之伐荊韓信之定燕趙是也有以速爲策若岑彭之攻公孫述李靖之擒蕭銑是也有以遲爲策若周亜夫之破七國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夫以少擊衆者必將因便乘勢而躪蹙之其機在少譬猶蹙巨石於千仞之山而不假於多加以多勝敵者必將以殄滅爲期而不再舉其機在多譬猶拔大木之本根非衆其力則不可兵之以速爲策者其機在速譬猶獵者之逐獸兔起鶻落必縱則失之兵之以遲爲策者其機在遲譬猶獵者之搏虎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爲其所傷夫兵之多少

遲速皆機也善用其機皆足以成功而不善用之則以少而殲若陳

騶之嘗秦軍以多爲累若趙括之敗長平以速而趨秋如龐涓之死馬陵以遲而養寇如劉繇之失江東者多矣可不察哉

論料敵

善用兵者以料敵爲巧非謂料其强弱虛寔而已能料敵之情而勢必至於此之爲巧也孫臏爲齊救趙而引兵以趍大梁知魏之素輕齊也故减竈以誘之魏將龎涓果棄其大軍與輕鋭倍日幷行以逐臏此未爲巧而能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伏萬弩夾道期見

火舉供發而破魏軍遂殺龐涓此爲至巧韓信擊趙引兵東下井陘知趙軍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戰也故使萬人先行背水陣而棄旗鼓趨水上軍以誘之趙軍果爭漢旗鼓而逐信此未爲巧而能度其空壁逐利先出奇兵二千騎徂伺馳入趙壁拔趙旗幟立漢赤幟而破趙軍遂斬成安君泜水上此爲至巧寇恂之降高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以爲不可恂不聽遂斬之而遣其副歸報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

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
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
膽是以降若恂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李光弼之降高
暉李日越也逐史思明壁野水渡至夕還師留牙將
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
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其不
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使以鐵騎劫取光弼不然無
歸日越至而光弼已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厚待之
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
敗聞我野次命將來襲必許之以死希顥無名不足

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降者見過貳者不思奮乎若光弼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惟其料敵之巧如此故足以立奇功然則兩軍相持不計強弱虛寔而浪戰者欲無敗難矣況能立奇功哉

論交深

張耳陳餘天下之至交也然而卒相滅亡者豈獨以勢利而非道義哉其所以交者太深也夫交太深則望之者重望太重則責之者備望重責備則間隙易生而怨禍易作此乃張陳之所以卒相滅亡者也方其窮居結刎頸之歡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爭張黶

陳澤之事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之深也解印綬去其後卒攻耳而奪之國耳亦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戰於鄗北卒斬成安君泜水上故其交之所以深者乃其相臧亡之所以酷也夫交深而望輕者惟有德者能之若管鮑是已不然凶終隙末可勝道哉

論史

昔之秉史筆而其書傳於世者皆成於後人之手故秦漢以前成於司馬遷西漢成於班氏東漢成於范曄三國成於陳壽晉宋至隋成於唐唐及五代成於

本朝當其時非無史多不傳而獨傳後人之書夫後人之所傳聞與當時之所親見其詳畧審否固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後人之書獨傳而當時之史多廢者豈非以其是非取捨有公有不公故耶夫史之所以取信於天下與來世者以其不没善不隱惡而襃貶無所私也當其時作史者或由於喜怒或出於愛憎或有所諱避或爲之假借而是非取捨不能不容情於其間則奸諛而進者未必貶忠賢而退者未必襃君子爲善而失時者未必以爲是小人爲惡而得時者未必以爲非此乃其所以多廢而不傳也至於

異代時世既殊而喜怒愛憎之情雲蒸而烟滅然後公論出而是非取捨如青天白日之清明無諱避假借之私奮直筆以褒貶之雖有誤謬訛舛而不足以害其大公則後人之書所以獨傳者非特以其備良史材而文足以行遠而已必有當於人心而合天下之所謂公論者焉且古者天子不觀史而自唐以來始進書又以宰相爲監修官而欲取信於後世難矣哉



